



重庆市北碚区党史资料

第一辑

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委党史研究组编

北碚党史资料彙編

第 一 輯

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委党史研究组编

一九八三年

李登君平谈中共北碚中心县委领导成员

北碚中心县委

一九三九——

一九四一年李登君组织李登君是汪留世(在

北碚工作)由蓝智(蓝智是解放前在重庆被关在)蓝智是蓝智(在上海

或蓝智的蓝智(蓝智是蓝智)蓝智(蓝智是蓝智)蓝智(蓝智是蓝智)

蓝智(蓝智是蓝智)蓝智(蓝智是蓝智)蓝智(蓝智是蓝智)

在这段时期内(一九三九年八月到一九四一年初)蓝智是蓝智

蓝智是蓝智(蓝智是蓝智)蓝智(蓝智是蓝智)蓝智(蓝智是蓝智)

蓝智是蓝智(蓝智是蓝智)蓝智(蓝智是蓝智)蓝智(蓝智是蓝智)

前 言

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六十二年了。党走过的道路是漫长的曲折的，虽然我们党犯过一些错误，但总的来说，成绩是非常伟大的，经验是极其丰富的，我们的党是光荣伟大的。

毛泽东同志、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很重视党史的研究，从成功和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党中央更加重视这一项工作，成立了机构，发了一系列文件，加强了党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，出版了许多历史文献和资料。全国党史工作已经全面深入开展起来，形势很好。

北碚区党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，在这个好的形势下，在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下，做了一些工作，成立了机构，配备了专职人员，进行了广泛的征集调查工作。北碚离重庆很近，是风景游览区，水陆交通方便，物产丰富，经济发展较快，产业工人较多。早在一九二六年，共产党在这里就有了活动，特别在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国民党政府西迁，各方面人士先后来到这里，进行了许多抗日宣传和进步活动，我地下党的力量也有新的发展，先后成立过区委、特区委、北碚中心县委和北碚特支。党在地下斗争时期，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，工人运动、农民运动、学生运动、妇女工作、统战工作都是很有成绩的，有许多好的经验。在斗争中，许多同志为党的事业献出了生命。北碚地下党，是中国共产党的有机组成部份。北碚地下党的斗争历史，是中共党史的组

成部分。

《北碚党史资料汇编》是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委党史研究组编辑的资料性内部刊物，将分辑登载原北碚地区所进行的地下斗争史料、老同志的回忆录，以及重要革命人物的传记等。这个汇编是学习党史的乡土材料，可供作区内各党组织作为向党员、干部，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党的教育参考材料。

为了立准、立好党史资料，编好党史，请读者提出批评建议。许多同志对我区的党史资料征集、研究工作，给予了很大的支持，对此，表示感谢。

编 者

一九八三年九月

目 录

抗日战争初期北碚中心县委的组织状况	江浩然 (1)
我所了解的复旦大学在北碚时党的组织状况	徐 鸣 (6)
北碚复旦大学的《抗战文艺习作会》	杨永直 (10)
回忆在北碚的工作	刘隆华 (14)
回忆我在重庆和北碚地区时党的地下斗争	罗 明 (20)
抗战初期党在北碚的一些活动	朱玉麟 (30)
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一些革命活动	沙轶因 (36)
天府煤矿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	樊恒才 (41)
很有意义的回忆——在重庆的革命工作	兰毓钟 (47)
关于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	马中健 (51)
抗日战争初期复旦大学中共党支部的建立发展和斗争	张政宣 (58)

抗日宣传队在北碚文星场	傅 杰 (66)
我在潼南和北碚工作的一些回忆	林 琼 (69)
在北碚鸡公山办党训班和中心县委机关的工作	曾良能 (73)
我所参加北碚统战工作的一些情况	汪 峯 (77)
从北碚黄桷镇支部到十八集团军护士大队	罗 布 (84)
从天府到合川的一段斗争	刘渝明 (90)
对在北碚中心县委和川东一些地方工作情况的回忆	姜伯言 (96)
岳池县党组织与北碚中心县委的关系	唐文勋 (104)
渠县党组织与北碚中心县委的关系	颜正中 (107)
邻水党组织与北碚中心县委	甘善业 (110)
地下斗争时期在北碚的情况	余金堂 (114)

抗日战争初期

北碚中心县委的组织状况

江浩然

我在成都入党。以后任泸州廿三兵工厂支部书记，一九三八年九月底调到北碚。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离开北碚，在北碚时间一年零三个月。

一九三八年四月和七、八月间，当时重庆市的地下党领导人漆鲁鱼同志两次去北碚，主要是清理和成立党组织。在这之前，重庆市党员很少，北碚没有地下党组织，只把脱党的罗中典、席纪仁等人的组织关系恢复了。

继后入党的有李亚君、唐建中、熊白涛，还有兼善中学的李××。西部科学院的老工人康梓桥，是内战时期入党的，这就是第一批。以后又发展嘉陵江日报的周远候（又叫明波）等人。

重庆市党的外围组织，在社会上是抗日救国会，在学生中就是学联组织。通过这些组织培养了积极分子，发展了一批党员。这些人中有樊恒才、刘文襄、周人举、唐必昌、唐必直，兼善中学有倪雪松，他是兼善中学学生中的第一个党员。三八年秋开学后，他发展了许多外围分子入党。我到北碚后，重点了解这个学校和天府矿区，九月底有廿几个党员，小的只有十四、五岁，有的同情分子，不够格的都发展了。当时复旦大学迁来了，从外地转来一些党员，复旦有沈钧、杨永直，当时叫方朴德。国立二中有沙轶因、钱澄宇。沈钧、方朴德下面有一批进步分子，方群（女），陈绪宗、陈莲（陈

布雷的女儿)，小林等。复旦大学有好几十个积极分子，陆陆续续入了党，还发展了许多群众性的组织，开展抗日救国活动，出壁报、演出等。

我去了不久，川东成立特委。川西也成立特委。六月间就在酝酿，廖志高到川东。川西是邹凤平、陈野萍、梁国令、廖寒飞、余万甫、韩天实、张文澄、邓照明，这是川西党的骨干。川东特委是廖志高、李应吉（已死）王志中（现在上海）王一清（已死）杨述（已死）陈奇雪、罗清（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名邢文彪）黄亦仁（已死）等骨干。再是叛徒冉启熙、刘国定、浦正应（以后去成都，叛徒）。

我去北碚时，北碚是特别区委，以后成立中心县委。

邻水县委情况，罗浩（即欧汝钦）是邻水县委组织部长。他之后是许建业，就是红岩小说中的许云峰，又名杨绍武，到天府矿区后叫许建业，是我把他调到天府矿区的。还有大周、小周，就是周平和周子成。

大足县是邓云从，文革前写了许多材料来要求恢复他的关系。

铜梁县是浦正应，委员雷汝为、刘国刚，负责青年工作的游文俊、徐一鸣。还有杨德存（艾英），他已牺牲在渣滓洞，他的哥哥叫杨德培。

合川，把周远候从北碚调去，沈钧去合川兼书记，冉启熙任组织部长，周远候任宣传部长，倪雪松任青年部长。沈钧走后，一九三九年林克刚任书记，周远候也调走了。

璧山支部书记叫甘德茂。廖志高给我讲过，此人在四一年后去国民党当了一名小官，是尉官，从而与我们分道扬镳了。

一九三八年十月宋林同志代表川东特委来到北碚，宣布

成立北碚中心县委。合川、铜梁、邻水、大足、璧山（不到半年璧山就划出去了）等县属中心县委领导。这里要说明一下，北碚中心县委，比较长的时间叫北碚中心县委，但有一段时间，大约一九三九年一月到五月这一段，因当时书记沈钧在合川，又叫合川中心县委，实际是一回事。只有四、五个月时间，北碚中心县委的书记是沈钧，我是组织部长，方朴德是宣传部长。

一九三九年五月，沈钧调去延安，他走之前不久方朴德已去延安。就在这时，川东特委派泸县中心县委书记李亚群担任北碚中心县委书记。他的社会职业是在三峡区署编北碚月刊，当时还有汪仑也在那里。汪先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，以后由李联系。组织部长是我，还兼北碚特区书记。特区有二百多个党员，是几个县中党员较多的。特区负责组织的是罗浩，负责宣传的是兰毓钟。兰在北碚时间不长，只有三、四个月，三九年夏到九、十月离开，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不少苦头，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。一九三九年五月，李亚群来了后，领导成员是：

中心县委书记李亚群。

组织部长是我（江浩然）。

宣传部长罗明。

青年部长徐鸣。

妇女部长刘隆华。

再把特区下面的组织状况说一下：

特区有两个重点，一个是复旦大学，开始由沈钧，方朴德领导。之后由罗明、徐鸣二人领导。另外一个重点是天府矿区，三八年下半年是支部，以后是总支，由樊恒才负责。

三九年有廿多个党员了，准备成立矿区委，酝酿了名

单。这时，重庆派了莫止（已死）帮助工作，了解情况后。我们决定调杨绍武（即许建业）到天府煤矿工作，樊恒才调重庆工作。

北碚两个重点之外，还有一个城区委，由特区委组织部长罗浩兼书记，唐建中任组织部长，兼特区委组织干事。还有一个干事是冉启熙，他原是合川县委委员，调北碚是准备提拔，我走后再接替我当组织部长。

北碚城区区委下面有街道支部，书记是熊白涛，他家里办了个绸布店。此外有西部科学院支部，兼善中学支部，还有手工业工人支部等等。

大明厂是支部。书记是李洁，现名李维奇，现任石油部供应局办公室主任，那个支部有六、七个党员。有曹英（女）、周碧如（女）等。男的只有李云一人，是我直接联系的。

“七七”棉纺合作社支部书记马中建。下面有十来个党员。其中有个左绍英，就是在这里入党的，以后与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结婚，左在华莹山武装起义中被捕了，牺牲在渣滓洞，表现是很好的。

当时北碚有五月书店，是党员办的。有个高孟觉是党员。还有个进步青年叫丁一，以后因合川也要办书店，就派丁一去合川了。还有李云也是党员，是我派去的。（是大明厂的工人，以后去铜梁了），丁一把合川书店搞得很红，他曾去过延安，回蒋管区时被国民党抓到集中营去一段时间，假写基督教徒被释放，来重庆后到三峡书店，以后到北碚，派到合川书店，由于他把书店搞得很红，我们决定合川书店停办了。

国立中二中支部，有钱澄宇等。

组织状况就是这样。

我是四〇年一月一日走的（是准备去延安参加七大的），因为冷，又答的是小木船，船在童家溪附近打烂了，差一点淹死了。因此使我终身难忘，我走后李亚群、罗明、徐鸣、刘隆华四人还在。整个中心县委，党员最多的时候将近五百人。经过一九三九年下半年逐步整顿，到年底我离开时还有四百零几人，不算党员的人，多数是降为同情分子，保持进步联系，不过组织生活，少数历史情况可疑的和个别表现太差的让他们离开组织，当时叫做刷洗出党。

（唐宦存访问整理）

一九八三年十月

我所了解的复旦大学在北碚时

党的组织状况

徐 鸣

你们写的第一期材料，我已经看到了，准备给你们写信的。因工作忙就搁下了，现在你们来了，这很好。

离开四川虽然许多年了，但我对四川还是很有感情的。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土改，我就选了去四川。这次恢复工作后，我首先到了成都和重庆。抗战初期我主要在复旦大学工作，虽然担任中心县委的工作，但地方工作并不很了解。我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到复旦大学的，当时在庐山，两三个月后，南京失守，庐山也不行了，才迁往四川。先在重庆菜园坝，不久迁北碚。我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北碚入党，四〇年八月份离开，一九三九年一月我任复旦大学党支部书记。沈钧抓中心县委工作，沈是三九年夏，李亚群来后离开的。当时中心县委各管各的工作，不像现在经常开会。江浩然主要在天府煤矿，沈钧主要在复旦大学。李亚群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。我一九五八年以后当了“右派”，七九年一月，我的问题才彻底解决。解决后我就去成都看望李亚群，当时他已经住医院，不能说话了。许多年没见面，我回北京后，接到电报就说李亚群死了。我在安徽的时候，李亚群给我写过信，大约是七六年。

在中心县委中，三九年秋，我负责青委工作。复旦大学朱玉麟在青委工作过，担任过邻水县委书记。刘隆华负责妇委工作，冉启熙是组织部长，以后他是重庆市委付书记，被

捕叛变了，出卖了许多同志，解放后镇压了。

中心县委组织人员是：

李亚群任书记

冉启熙任组织部长

罗 明任宣传部长

徐 鸣任青年部长

刘隆华任妇女部长

以上五人是常委，艾英是铜梁县委书记，是执委。还有一个同志也是执委，名字记不得了，人也未见过。艾英来给我汇报过青委工作，我认识，以后他牺牲了。我入党时，复旦大学支部是方毓兰任书记。三八年夏我想去延安，但未去成，就想入党，是沈钧介绍我入的党。复旦大学三九年初有党员廿多人。党支部支委中有陈绪宗，解放初期是青年团华东区宣传部长。北碚城区有个区委，兰毓钟是书记，我是委员，还有一个委员是谁，我记不得了，开会时见过。

一九三九年春我负责中心县委青委，兼复旦大学支部书记时，复旦大学有个地下党员叫张元松，是很有贡献的，现在不知在那里。一九五一年我去四川参加土改，川东区党委办公厅主任潘毓瑞接待我们。张元松是解放战争时期在他家乡做了许多工作，解放后因为家庭什么问题，开除了党籍。然后在川东区党委研究室工作，他们对待他还是很好的。以后我们去参观，区党委叫他陪我们一起去，我说这方不方便，他们说，没有什么，犯了错误，我们还是把他当同志看待的。这次见过后，不知以后如何，就再也没有见过了。菜元坝那个摊子，是他负责搞起来的，在上海时他就积极搞进步活动了。在复旦大学除沈钧外，最主要的三个人，就是杨永直，我和张元松。沈钧去延安前，蒋南翔同志找他谈，蒋

当时是南方局青委书记。谈到张元松的，张当时可能在重庆菜园坝区委任书记或委员。以后复旦大学分为两个支部，一个支部就是张元松任书记，是比较暴露的支部，归我管。还有一个不暴露的支部，书记是谭家昆，归罗明管。

文革中，揪地下组织中的叛徒。但就全国看，真正的叛徒也不多。当时由于形势的恶化，有些人害怕了，不干了倒是不少的。

当时育才学校党支部由中心县委管。分工我领导，学校中文化界著名人士的关系则由南方局管。当时书记不是廖意林（女），而是个男的。草街子我去过几次，贺绿汀就是在那里认识的，朱玉麟也去联系过。

三九年夏李亚群来了，有委员四个。罗明来得比较晚，八、九月才来。罗明来了后，菜园坝复旦新闻系撤了，并到北碚了。这时有两个平行的支部。一个支部是张元松任支书，另一个支部是康×任支书。复旦大学情况很复杂。育才学生年幼，情况比较简单。

一九四〇年夏天，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告诉我，我被列入了黑名单，我就走了。当时川东特委组织部长宋林叫我去延安，以后我见到钱瑛同志，她说我社会关系多，留在白区工作好，叫我选择一个地方，要么去成都，要么去昆明，我就去了成都。

四〇年八月到了成都。抢米事件之后，罗世文、车跃先同志都被捕了，川西特委和成都市委党组织遭到了破坏。我们去了几个同志，荣高棠（现国家体委付主任）孙敬文（现任化工部部长），去川西特委。高棠是特委书记。魏泽同（现任国务院人民来信来访局局长）和我还有另外两个同志，去组成成都市委。皖南事变后我们撤退了，荣高棠到南

方局工作，孙敬文到重庆新华书店任经理。我与李亚群去桂林，南方局派我们去桂林，做桂林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。一九四四年，南方局派我去美国，主要住在纽约，参予负责在美国的工作。四九年底。因工作需要，调我回国工作。当时南方局管的面很宽，除南方和西方的许多省外，还管国外的
工作。

（唐宦存访问整理）

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

北碚复旦大学 的《抗战文艺习作会》

杨永直

我于一九三八年八、九月奉南方局和湖北省委之命，从武汉调到重庆。在重庆一个市区委工作了一个短时期。接着南方局调我到北碚复旦大学做学运工作，受川东特委、北碚中心县委领导。因我一九三六年曾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，抗战时复旦大学迁到北碚，我利用这个关系，又回到复旦大学。我认识沈钧、徐鸣两位同志，他两个都是地下党员。复旦本部在黄桷树，分部在另外的地方。张元松早入了党，也在复旦大学分部工作。

沈钧、徐鸣和我三个党员，沈钧负责。沈是中心县委书记，组织分配我去的任务，是在复旦大学学生中工作。复旦是全国有名的大学，很有影响。我去后不久，沈钧把支部工作交我，我任支部书记。

我在复旦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底到四〇年初，约一年时间。我四〇年初离开复旦。在复旦期间，发展了党员陈绪宗、苑茵、谭家昆、杨雪宝、张婉如、贾俊清、康×、严婉宜等十来个党员。还有从别的大学转来的一些党员，如胡永萱。党员中有不少女同志，胡永萱就是女同志，她以后牺牲在白公馆。

我在复旦大学时，一边搞建党，一边搞抗日群众工作，成立了“抗战文艺习作会”。名义是搞文艺活动，实际是党